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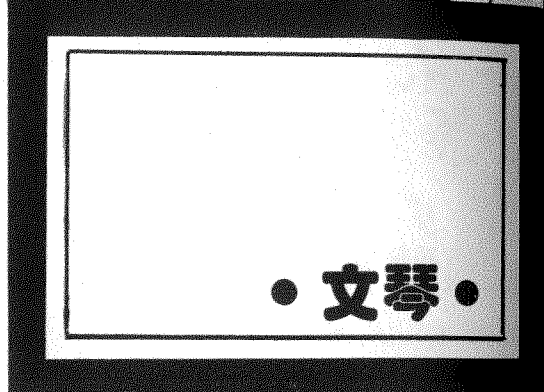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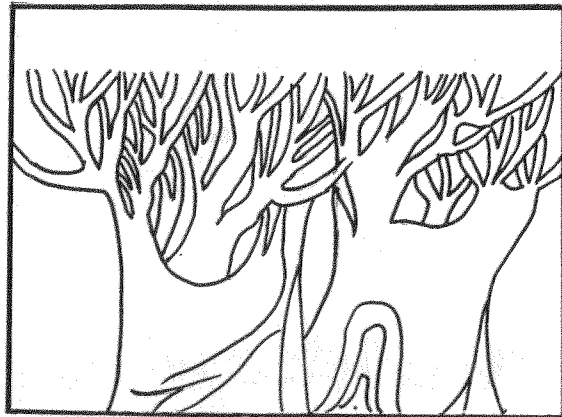
# 另一曲未央歌



羊蹄甲該開了吧？冬天一來，心中就盼望著羊蹄甲帶來的陽光和溫暖！

系上的走廊，冷冷的，有著曲終人散的感覺，不知道是天氣的因素還是人人形色匆忙？走廊上的風長長的灌進脖子裏，只有廁所的活動門仍嘎嘎作響——，不喜歡這種感覺，好像是生命的盡頭，又好像是自己寂寞的歲月！

實習回來，教室裏頭一層厚厚的灰，黑板上一個月前的留言仍在，好像醉了一場，醒時景物依舊，只是加上了歲月的痕跡；打開窗戶，抹去灰塵，仍翹著腳在那爬上爬下的窗口上；翻開課本，老面孔、新面孔湧入教室，有人說話，有人借筆記——歲月又



## • 文琴 •

活了，冰凍的歲月才恰如那羊蹄甲，燦然不着痕跡的又敲出了新的一季！

翹起腿，仍是二樓上「祖」字輩的人物，還沒逃開寄生蟲的威脅，微生物的考驗，已然大搖大擺的走進「護理系第一教室」的大門；厚厚的「內外科護理學」、「產科護理學」往懷中一送，冷風吹來，長髮揚起，已然不是落淚的歲月！

深夜，出來吃東西，遠遠的看著攤子上高高掛著的三個紅色燈籠「担担麵」，心中有著莫名的激動，是這樣的燈光從未拒絕過寂寞的心吧？有人在燈下喝一杯米酒，有人在燈下吃碗陽春麵，紅紅的燈光映在人們的臉上，遠遠看去，每一雙眸子之下都有一個

故事——最愛在人多的時候，在晚會的時候，說著這樣的笑話：「從前，有一個媽媽，有三個笨小孩，這三個笨小孩啊，笨的不得了……。」晃如墜在那樣一個古老的歲月中，自己是三個笨小孩，怎麼讀書都讀不好……眾人哈哈大笑，那樣暈黃燈光下的歲月便悠悠的散去——真的，晚會上，聚光燈照在身上，麥克風綫長長的，銀墜子的耳環晃來晃去，說著這樣一個古老的故事，一切都停在記憶中，好美好美！

擦身而過，是那樣一個熟悉的影子，只是，不敢面對那樣的眼神和氣息，他還是他，我還是我，是二株曾依伴而又分離的蔓藤草，音樂響起：「鎖上一起記憶，永遠不再想起，愛情的殘痕，今晚要洗盡……。」潘越雲的歌聲揚起，就如同心中的無奈與心碎，見著大輪迴中的三世緣，肯切的明白自己也在尋覓這樣的曾經，只是，在那樣一雙有曾經卻又陌生的眼眸中，我沈默而離去，即使你認為我們有過前世，有今世，更有來生——。

斟上一杯生啤酒，木杯子沈甸甸的，試著碰杯敲一下，卻沒有玻璃杯的清脆；仰起頭，喝上一口，有著忘卻歲月的衝動，有著高歌生命的渴望；有人說著愛情，有人說著理想，有人說著家中的波斯貓；老闆冷著一張臉拉開玻璃門，老闆娘迎上，仍有著情愛，仍有著細語，屋外喧嘩一片，角落裏，有



他們的言語，有他們詮釋生活的方式。愛那份醜然，可以大聲談愛情，可以看著那樣有著愛情的眼睛，而我終於可以看著那扇亮著的窗，喊著：「你愛我嗎？」你醜然，我也醜然，燈光下你我共舞，肯定的承諾該是永恆，但我不願放下木杯，我也不願步入光亮，只因它們背後的歲月是這樣漫長而遙遠！

在風中走著，長髮揚的好高好高，手中拿著一包橄欖，一粒接著一粒，青澀的滋味，就像這段歲月，有著光銳而不得不吐去的核。羊蹄甲淡色的花瓣，灑落一地，操場上嘶殺聲不斷，加油聲揚起，眯著眼看著人來人往，渴望有人和羊蹄甲一樣有著豐富而能美麗歲月的風采！渴望藍格子歲月的走過，有著亮麗與溫柔。

將長髮披下，換上一襲長裙，眯著眼對著陽光，風仍吹著，羊蹄甲已然燦爛漫起，我知道，我終將成爲一個美麗的女子，而我也終將好好的愛上一場！！

